

作家说

莎士比亚的妹妹无法成为作家,但她们在2020年写作 值得一读

爱、秘密、远方是所有生活的主题,不分男女。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做过一个假设,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会不会像哥哥一样成为优秀的作家?答案是不能。因为她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便她会写字,当时的社会也不给予她成为作家的机会。所以她只能默默无闻,无法成为像她哥哥一样的作家。

今天,女性写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女性文学成为专有名词。2020年,20位不同代际、不同地域的女作家,写下了20个故事,汇成一部杂花生树的《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构成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女性共同体。

文学就是文学,为什么要分男女?为什么要强调女性文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年选编者张莉说,女性文学里,有被普遍忽略的女性视角、女性感受和女性立场。

中青报 中青网:你在编《中国女性文学年选》,主题分别是爱、秘密、远方,这样的关键词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莉:设计这些主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爱、秘密、远方是所有生活的主题,不论男女。编选女性文学年选,我避免使用亲情、爱情或者其他字眼来分类,而试图启用新的词,既有女性特质也有非女性特质,以此逃离普通读者对女性文学的刻板印象。

比如“远方”这一部分,大多数读者印象中,女作家写家庭生活比较多,所以我特意设立一个这样的主题。这部分收录了梁鸿的《迷失》、黄佟佟的《时尚记者李晓枫的意外生活》、沈大成《盒人小姐》等。对于这些女作家而言,远方是时间和空间的远方,或者思维的远方,是一种自由自在,也有可能不是未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主题,使读者认识女性文学与以往不同的气质。

我的女性文学年选每年都会使用这三个主题,这样,我们能看到不同女作家对爱的不同理解,对不同的秘密、不同的远方的理解。

中青报 中青网:女性作家写的未必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有哪些标准?



张莉



张莉:一个人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作家也是如此。有的作家生理性别是女性,但从社会性别来讲,她可能不是女性,因为她不站在女性角度发言。有的作品热衷讨论霸权总裁爱上我,热衷分析如何嫁给有钱人等等,那即便是女作家写的,也是站在男性立场对女性进行规训,这肯定不是女性文学。

当然,女性文学也不是歌颂女性,它的关键点在于书写女性,包括书写女性的困难、女性的狭隘、女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站在边缘的、弱小的立场说话,而不是站在有权力的一方。当然,也要看到,女性内部有分化,比如贾母和刘姥姥,她们对世界的理解肯定不一样,这些需要辨析。

中青报 中青网: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有什么区别?

张莉:这种区别是微妙的,需要进入文

本分析去考量。作家淡聊谈到她读蔡东《她》的感受,她讲到一个细节,丈夫回信妻子,结婚以后穿肉色的内衣,但没有写到胸部如何,如果是一个男作家写,可能会有别的处理。这种细节是只有女作家和女读者才能意识到的。

再比如,写女性被家暴,男作家也会写出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但很少有人会从受害者视角。如果一位女作家以受害者的女性视角来写呢,就会写出切肤的痛苦,会发出作为受害者的声音,那就是一直沉默的女性开口说话。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我们觉得女性是害羞的,在两性关系中是被动的。但是莎菲以独语的方式第一次告诉读者,女性不仅被选择,还可以主动选择,女性可以有自己的欲望和对男性颜值的热爱。这是发表于1928年的作品,这是当时的男作家写不出来的。

中青报 中青网:据说判断一句话是否对女性的歧视,就把这句话中的“女”字替换成“男”字,看看含义是否发生了变化,比如,“男中豪杰”。你对这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怎么看?

张莉:我不喜欢“女中豪杰”这个词,因为豪杰在长久的语境里是指男性,其他关于女性的词我也不太喜欢,比如,宠溺。我们很少听一个男性说“我老婆很宠我”,但常听到一个女性很骄傲地说“我男朋友特别宠我”。说自己被宠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低了,类似的说法还包括女性说“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

词语里是有价值观的,作为文学工作者,一要有敏感意识,二要努力淘洗。只有当新的词出现,并慢慢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一种新的价值观才有可能变成一种无意识。比如“新词”,这个词在2020年十大流行语。我喜欢这个词,它让我们对女性形象的想象不再单一,让人想到独立、勇气。这个词在去年的流行,表明时代在接受一种新的女性形象的美。

中青报 中青网:那我们编《女性文学选》,是承认男女作家依然不平等吗?

张莉:编《女性文学选》,不是因为男女作家的不平等,是因为一种女性文学传统需要建构。很多人,包括作家们自己,也说,文学只有一种,不分男女。首先我理解这种观点,而且在某个层面上也是对的。我做文

予中国女性作家以很大的尊重。所以,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基本是同构的。

中青报 中青网:当下中国的女性写作处于什么状态?

张莉:整体而言,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是在进步的,女作家写作风格和性别意识都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我的直觉是,在年轻一代的女作家身上,能感到她们的激情和反抗,而新一代作家比较平静,对性别问题没有那么强烈的敏感性,她们开始更冷静地书写两性关系。

今天很多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有其历史原因。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女性写作热”,女性写作后来被市场化,出现了所谓“私人写作”“美女写作”的标签,这些标签其实是把“女性写作”窄化了。女性写作并不是私人写作,美女和优秀女作家之间也没有必然关系。在此之后,很多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直到现在,2019年我做性别观调查时,很多女作家要强调,我不是那种女作家,这可以理解。

女性在写作时,经常会被怀疑写的就是自己经历的事,这让很多女作家有安全感,而把自己的视角、感受、立场层层包裹起来。比如,庐隐写《丽石的日记》,开头就说这是我朋友的日记,而她已经去世了,强调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也是女性长久以来承受的历史压力造成的。女作家写作时,有一种情况是不敢直接说,要换一种方式说,用一种策略来说。

我的另一本新书《新女性写作:审美发生着变化》,收录了当代新锐女作家的作品。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新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有一些调性的不同。女性文学首先强调的是女作家写的,其次是反映当代中国女性生活,但女性精神不一定十分强烈,而新女性写作,写作技术上更有先锋性,这个专辑其实是给写作者提供一个让她们觉得安全的场域,写出她们想写的,不要躲闪。

中青报 中青网:你怎么看“女性文学成为近来社会关注的热点”?

张莉:热点,意味着是被关注的,是新奇的,不是大众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如果有一天,女性文学不再被专门关注和强调,那就证明女性文学真正强大了。这是一个美好愿景,也是一个理想。

对于学生来说,自主开启一个大部头阅读常常需要契机,不妨从甜区开始。

□ 闫晗

人人都知道开卷有益,阅读对人生帮助良多,可选择书籍从何下手呢?走进书店,书海茫茫,电商网站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各大媒体和出版机构定期推荐的书籍数目庞大,随机挑中一本,没准儿觉得乏味。阅读推广人麦小麦在《你离更好的生活只差阅读这件事》中提供的选书法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首先,可以使用跟随他人法。关注喜欢的书评人和阅读推广人,根据他们的书评和书单选书,是比较省力的方法。这些人接触的书籍多,对书的判断更精准,推介也有参考价值。还有你喜欢的作者,推荐的书目可以找来看。投缘的人,更可能口味相近。如果你有偶像,而偶像恰巧喜欢读书,也可以把他喜欢的书读一读。比如李健推荐过莱昂纳德·科恩的《渴望之书》,易烊千玺的粉丝可以说《鲁滨逊漂流记》《小王子》《红岩》《说文解字》。读过偶像喜欢的书,会加深对这个人的了解,有深层次的交流。

你还可以选择集齐作者法。如果喜欢一个作者的某部作品,就把该作者别的作品也找来看。读到刘慈欣的《三体》如果觉得惊艳,也可以看他别的科幻作品,多半符合口味。喜欢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自然也可以找到他的《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祈祷落幕时》。喜欢严歌苓的《陆犯艳谭》,可以看《小姨多鹤》《妈阁是座城》。收集一个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如果哪天厌倦了也没关系,你获取的财富已经足够丰富。

顺藤摸瓜法更有趣。读到一本好书,里面的人物与事件如果你感兴趣,产生进一步研究的愿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更多的书来读,通过拓展把一本书读得越来越厚。比如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涉及的知识领域众多。读完再去读人类史、人工智能相关作品,定有收获。如果你读苏轼的诗,突然对他这个人生平际遇感兴趣,大可以找《苏东坡传》来看。

还有课题读书法。如果对某个领域有兴趣,不妨装作要研究一个课题,写一论文,甚至写一本书。带着做学问的思路去把相关的书目都找来看,看各家的观点、做法,会更深入。麦小麦因为喜欢阅读而收集关于阅读的书,后来产生了自己写一本的想法。即使你没有写书的想法,对某个领域深入挖掘,也会给人生带来更多的可能。如果能找到几个朋友一起讨论,把阅读的感受分享出去,会得到双重的快乐。

这些选书的方法适用性很强。想想我自己也常常如此操作。中学时每当在杂志上遇到喜欢的文章,都会注意看作者的名字,从此格外留心。在《青年文摘》上看到名著节选,如果语言风格和故事情节足够吸引我,就会去找原书来看。对于学生来说,自主开启一个大部头阅读常常需要契机,不妨从甜区开始。

看影视剧时,我也会顺藤摸瓜进行拓展,由《国家宝藏》节目溯源历史的《秦谜》,并结合在博物馆看兵马俑的体验,全家一起讨论。阅读是很好玩的大千世界,都是读物,当堡垒打通,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思想激荡的乐趣以及情感交流的亲密感。

文学史上的傲慢与偏见

见,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人们是如何拒绝去认真聆听她说了什么。

大多数情况下,她根本没有写。虽然没有明确的禁令,女性进行艺术创作依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她或是穷得连买几刀稿纸都没钱,或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或是不得不把孩子、房子、丈夫的需要、院子等摆在前面,难以兼顾艺术家、全职养家者、家庭主妇和母亲的三重职责,不得不放弃写作。艾米莉·狄金森为了向父亲讨邮票,问他要钱买书。美国作家蒂莉·奥尔森一天工作15小时,还要做家务、照顾4个孩子,只能把写作放在内心四处带着。曾获雨果奖的凯特·威廉斯写道:一旦其他责任太重,女人就必须放弃对自己的责任,而除非知道自己不是另一个弗吉尼亚·伍尔夫或是简·奥斯汀,否则她怎么可能不写?

即便她写了,她也不该写。强大而无形的社会期望框格着她。夏洛特·勃朗特写信向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请教,得到的忠告是:文学不应当成为女人毕生的事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也曾规劝女性作家:像你这样的漂亮姑娘为什么要把生命浪费在图书馆里?普利策奖得主埃伦·格拉斯哥的出版商更言之凿凿:最伟大的人不是写出杰作的人,而是生出健康漂亮娃娃的女人。

如果她还是写了,那她不是荡妇就是怪胎。她要么是那个想入非非的疯子(艾米莉·狄金森),要么是个不幸的老处女(艾米·洛威尔),要么是歇斯底里(西尔维亚·普拉斯),要么是水性杨花(剧作家玛丽·曼利夫人)。就像司汤达所说,女人只能匿名写作,出版作品就等于把自己的作品交给最糟糕的赌徒。于是勃朗特三姐妹变成了珂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再杰出的女作家也会被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之类男性化的笔名掩盖了真实面目。

再说,虽然她写了,但那不是她写的。那些优秀作品或许是她的,背后的男人写的,或许她只是个透明的媒介,传递的是她周围人的思想,甚至可能是她自己写的。比如《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完全没有写作章法,她想写某一类型的书,却写成了另一种,书是自我完成的。更常见的说法是女性作家在用她的“男性头脑”写作,书是她身体里的那个男人写的。拉斯本人就曾被恭维:不像女人那样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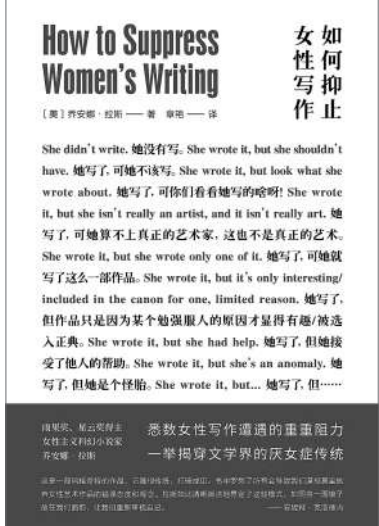
而且,就算她写了,那也不是真的艺术。她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她的阅历狭隘浅薄,所要表达的体验琐碎卑微,让人(男人)不知所云。她的作品只具备某

种写作技法方面的价值,在整体风格方面不属于伟大的文学。她只写女人可以写或女人应该写的东西,比如感情、婚姻,当内容涉及社会、道德、哲学、自我理解,总是想法怪异,因此关于这些主题的作品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删改歪曲,无法纳入正典,而这进一步印证了她写作的局限性。

总而言之,女人不能写作。《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一书尖锐地指出了那些阻止、贬低和无视女性写作的阻力。而写作,以及所有艺术创作,都是女性在公共领域发声的方式。作为脱口秀演员,杨笠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语言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凭借这样的权力,女性想要表达什么,正如美国诗人卡罗琳·凯泽所说:只不过是人类一半人的私人生活罢了,然而如果忽视一半人类的私人生活,这种对文学、对艺术乃至对世界的理解不仅是自欺欺人,也是一种扭曲。杨笠关于男性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的调侃也许反映了男性思维不那么中听,但也能反映了女性的真实感受。它是表达,不是煽动。它是权力,也是权利。

人人脑后都有一先令大小的部位是自己永远看不到的,两种性别间的互惠互助之一,便是为彼此描述这后脑勺上一先令大小的部位。将近100年前,伍尔夫就

曾发出了如此令人惊叹的见解。在100年后的今天,这种互惠互助不再只局限于两种性别,也同样适用于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也许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时常绕到彼此身后,互相告诉对方我们发现了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真实完整的人类图像,而这,正是上苍给予人类的最独特的恩赐。



□ 徐冰

据说有名人说过,你觉得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去操心下蛋的鸡呢?这句话虽然说得通,却也挺让人上头。出于可以理解的好奇心,一边又遮遮掩掩死活不露真容,还对试图揭开盖头的人怒气冲冲,那它勾引起的不止好奇心,同时也会有不解乃至恼火。

米兰·昆德拉就是这样。这么多年来他云山雾罩,刻意隐藏自己的生活,反而愈发激起了人们对他的好奇。米兰·昆德拉做得的确很成功,除了那些基本都知道的消息,有关他的新增信息少之又少。他极为抗拒外界对他生活的窥探。因此之故,写他的传记肯定是极为艰难之事。也因此之故,当看到让·多米尼克·布里埃的《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之时,我既涌起浓厚的兴趣,又对这本书是否能真的进入米兰·昆德拉的隐秘世界表示怀疑。据介绍,这是目前国内引进的首部昆德拉的传记。而此前,我只看到过一本国内作者写的昆德拉传

记,基本上是作品评析。

就大的范畴而言,这一本也可以算是传记。只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作者依然只能在外围兜圈子,依靠外国信息,主要通过作品并结合时代背景,去探析米兰·昆德拉的人生。这是一种很常规的、同时也不得不如此的探析,因此可以理解,这本书读后并不过瘾。当然我知道,这就已经很难了。而且作者通过作品和历史背景构建起的对于米兰·昆德拉的解读,也确有可观。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米兰·昆德拉在中国曾产生很大反响,引发了一股阅读热潮。我清楚地记得,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第二个月刚发了工资,我就买了5本他的书。但是米兰·昆德拉并不好读。他的书中充斥着议论,充斥着他自己总结的看上去很深刻的哲理,隐晦而神秘,让人读来晕头转向。

可是在直观上,他的书又好似没那么难以理解。有人说他的作品就是写了两件事:性和政治。这当然有点浮皮潦草,但是坦率地说,一开始我确实是把他的书当成言情小说来看。我敢说,很多人也是这样读的。

米兰·昆德拉如果知道人们这样读他的书,肯定会极为鄙夷。我估计他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一直极其反感人们对他误读:人们认为他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他不

承认,人们认为他是流亡法国,他不承认;人们认为他作品中有自己的经历,他坚决不承认。这本书中还提及,1988年,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被搬上银幕。30年后昆德拉对这部电影说了短短的几句话:我喜欢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电影吗?不管怎样,这不是我的电影。它也许很好,但对我来说很陌生,比如它的色情:电影镜头下单调乏味的性欲高潮,令人悲伤。这是他最后一部被改编为电影的小说,从那以后,他再不允许任何人将他的任何一部小说改编为电影。

那么,怎样才能是对昆德拉的正确阅读呢?米兰·昆德拉是不会告诉你的,而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直在鄙视人们对他的误读。

毫无疑问,米兰·昆德拉的如此做派,反而会引起更大的不解、误解乃至敌意。例如他对自己祖国的态度就让人觉得有些极端。他不同意自己用捷克语写的作品在捷克出版,也不同意他用法语写的作品翻译成捷克语。他认为他的作品只有他自己有能力译成捷克语,而他缺少时间,永远不能去译成捷克语。如此的怪癖执拗,导致捷克人几十年间一直无法读到他的作品。

可以想见,这会激起捷克人何种反应。

人人脑后都有一先令大小的部位是自己永远看不到的,两种性别间的互惠互助之一,便是为彼此描述这后脑勺上一先令大小的部位。

□ 李察

被记者提问为什么女性同行那么少,被男性同行指责作品水平不是很高,甚至算不得真正的本门类艺术。有人评论说她吃的是煽动性别对立这碗饭,有人对她进行容貌性格羞辱,还有人举报呼吁取消她的从业资格。她自己也深谙大众心理,奉献过一个让所有人秒懂、秒懂的梗:女性要在专业领域出人头地其实不必那么辛苦,大可以靠做敲门人成功,敲男性权威的门。

不久前,女脱口秀演员杨笠因争议性言论上热搜,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著名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的著作《如何抑制女性写作》在中国出版。两相对照,杨笠的经历就像为拉斯的著作添加了一个崭新的注脚,细致阐释了拉斯在书中所罗列的那些女性在创作和发声时可能遭遇的重重阻力:被曲解、被贬低、被斥责、被侮辱、被训诫、被规劝。《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一书以行动指南式的体例梳理了打压女性表达的各种程式和策略,让我们看到了那些隐藏在文学史和文学评论背后的傲慢与偏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的重与轻

米兰·昆德拉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直在鄙视人们对他的误读。

